

德波联合组建快反部队有深意

■王大宁

近期,波兰官方高调宣布,将与德国联合组建一支5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鉴于欧洲当前波诡云谲的安全局势,以及德波两国间复杂的历史恩怨,这一消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欧洲新增快反部队

3月18日,波兰国防部卡梅什称,波兰和德国将各派出2500名军人,于7月联合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他强调,这将是一支符合欧盟“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的快反部队。根据2022年通过的“战略指南针”文件,欧盟将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涵盖陆海空天网诸领域的快速反应部队,由新组建的“欧盟军事指挥总部”负责调度,2025年全面投入使用,以取代现有的“欧盟战斗群”。

在欧洲,快反部队并非新事物。欧洲多国都在本国军队内部编有规模不一的快反力量,部分欧洲国家(如英法、法德意、法德比等)还曾联手组建快反部队。欧盟层面的快反部队也已经历多个版本:从21世纪初筹建6万人的“大型版”,到随后建起10多支各1500人的“微型版”,再到如今筹备中的5000人的“中型版”。

然而,一直存在历史芥蒂的德国和波兰组建双边快反部队,还是引发外界普遍关注。目前,两国虽同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但由于历史原因,波兰人始终不愿意接纳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军人。2022年,德国政府曾提出派大量士兵进入波兰,协助波兰应对威胁,遭到强硬拒绝。2023年年底,波兰政坛出现更迭后,波兰对德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今年1月,波兰副外长舍伊纳称,欢迎德国军人进驻波兰,以加强北约东翼。

德波两国各有考量

对于德波两国合组快反部队,波兰官方解释称,该决定是在总结地区冲突经验后作出的。其实,德波两国出现这一军事联合动向,除地区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外,还有多个深层的推动因素。

一是预防美国的战略调整,谋求提



3月5日,波兰陆军参加北约“龙-2024”演习。

升对欧洲安全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已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军事干预欧洲局势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下降。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不可靠性正在增加,欧洲国家需联手为自身安全上一道“再保险”。此外,与力主“战略自主”乃至构建欧洲独立防务的法国不同,德国和波兰都认为,欧盟防务一体化是对北约的补充而非替代。因此,两国主动分担北约防务责任,相当于向美国递交“投名状”,以提升自身在北约和欧盟内部的权重。

二是冲淡两国竞相扩军给彼此带来的紧张感。地区冲突爆发后,德国和波兰都迅速增加军备投入。德国设立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提升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声称打造欧洲最强大的常规武装。波兰也宣布多项扩军计划,试图打造欧洲规模最大的陆军,并从美韩等国采购大批先进武器,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增至3.9%。这令两国间的警惕感骤升,波兰担心德国向其索要二战后划入波兰的约10.3万平方公里领土。两国将部分精锐力量合组“捆绑”,有助于减少双方在面对俄乌冲突这一主要矛盾时“腹背受敌”的顾虑。

三是迎合本国民意、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近年来,欧洲各国陷入内有发

展坎坷、外有地区冲突的不利境地。在时代变局下,民粹政党在欧洲普遍走强。此前,德国执政联盟在多地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接连失利。2024年,除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外,德国东部3个联邦州也将迎来州议会选举,德国执政联盟将面临多重压力。波兰方面,随着波兰长期执政的右翼保守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下台,新政府为多党联合性质,波兰政坛呈现多元角逐之势。两国政府都试图通过防务这张牌,展示其强硬而可靠的形象,拉抬自身支持率和选情。

防务前景更加难测

欧洲“快反部队热”折射出的不仅是欧洲普遍的安全焦虑,更是各国竞相追逐欧洲安全事务的乱象。未来,欧洲各国仍需在多方面作出调适。

一是能否认可德国在防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地区冲突爆发后,德国在欧洲防务联合上不乏重要举措,如牵头防空反导领域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与荷兰军队深度融合等。然而,德国仍难摆脱其尴尬身份和处境。欧盟运转的传统基本模式是,法国引领外交和军事等“高位政治”,德国执经济与贸易基础之“牛耳”。德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影

响力,难免在欧盟内部遭到抵触。同时,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虽是欧洲援乌金额最多的国家,但始终只是一个“跟跑者”而非“领导者”。

二是能否容忍安全议题压倒发展议题。近日,欧盟委员会建议提振欧盟军事工业,进而把欧盟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以应对冲突引发的危机。3月30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称,德国要准备应对长期战争。这固然有利于提升欧盟各国军事采购和武器生产的协作与效率,但也将挤压各国用于民生福利的预算份额。同时,欧盟更加关注安全议题,将使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以及北欧各国的话语权上升,将对欧盟内政外交产生结构性冲击。

三是现有合作模式能否有效解决欧洲防务领域的深层困境。欧盟“可选菜单”合作模式,鼓励有意愿的成员国加强军事合作,但未对参与国进行强制要求。以德波两国而言,德国支持欧盟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但并不认为这是迫切需要落实的任务。波兰则质疑欧盟共同防务能力建设前景,反对欧洲防务技术和军事工业自主化,而是将与美军事合作视为重中之重。显然,德波两国组建快反部队,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有限,仍难改变防务合作“碎片化”现象。

在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总额高达8498亿美元的2025财年国防预算申请后,美国海军部也随之公布2576亿美元的预算申请。有美国媒体称,尽管这一数额较2024财年有所增加,但除去部分硬性需求,美海军预算在2025财年出现实际性下降,并直接影响其在诸多方面的采购计划。

在新舰艇采购方面,预算申请额度为324亿美元,虽比2024财年减少4亿美元,但采购新舰艇的数量仅为6艘,较2024财年减少1/3。美海军首次打破连续多年每年采购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做法。2025财年预计将退役的舰艇多达19艘,其中10艘是在服役期满之前退役。

在航空器采购方面,美海军航空兵在2025财年编列了162亿美元预算,预计采购75架各类航空器,较2024财年173亿美元的预算总额和88架的采购数量有所下降。其中包括海军航空兵的9架F-35C战斗机、15架教练机和3架MQ-25A“黄貂鱼”无人机,海军陆战队的4架F-35C和13架F-35B战斗机、12架教练机和19架CH-53K重型直升机。

分析人士称,美海军缩减采购规模,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近年来拜登政府对财政预算、债务限额和流动资金等实施紧缩政策,资金受限的美海军不得不作出取舍。二是由于制造业衰退,美国造船业连年出现产能不足问题,之前财年的很多预定生产任务未能完成,再加上大量维修任务挤占船坞,使得舰船按时交付困难,美海军只能一再地“等一等”工业界。

美海军真正关注的,还是其在预算申请中提出的“建设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新舰队”设想,能否在国会过关。近年来,美国国会和海军围绕旧舰去留的博弈十分激烈。据统计,美海军目前54%的舰艇服役时间已超过20年。美海军希望通过退役旧舰的方式,让国会意识到其存在的经费问题,进而分得更多军费“蛋糕”。然而,美国国会必须通盘考虑如何平衡各军种需求,更担心大量退役舰艇会造成一定时间段内的“战力空缺”。2022年,美海军申请退役9艘难以适应“大国竞争”的濒海战斗舰,国会最终只批准退役4艘。目前,鉴于美国高昂的造船成本和

严重的债务危机,国会能否批准美海军申请仍有待观察。

今后10年,美海军退役舰艇的速度将超过新舰艇的补充速度。在传统主战兵力“青黄不接”、新技术新战法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性价比更高的无人舰艇正成为美海军发展的重要方向。美海军后续或将在西太平洋诸多战略岛屿部署无人舰艇、新型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不过,2025财年,美海军高度重视的无人装备,也可能迎来采购大缩减。相较于美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提出的2.21亿美元无人舰艇开发的预算需求,美海军只提出了5400万美元的预算申请。即便如此,美海军和国会围绕新财年预算的龃龉乃至“拉扯”,仍在所难免。



美海军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韩国密集开展军事活动

■刘澄

韩美“自由盾牌”联合军演于3月14日落下帷幕后,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年度军事外交和军备建设将进入密集展开阶段。在美国支持下,韩国不仅主动与英、日、澳、泰等国开展防务外交,还密集展示自身作战实力,希望在地缘格局重塑过程中谋取一席之地。

3月底,美日韩3国军方最高指挥官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重点就导弹拦截问题展开磋商。与高层互动相呼应,三边联合反导防御演练也在同步实施,多艘“宙斯盾”舰在多个时区开展拦截演练,联合指挥机构进行了威胁分析、信息传递等情报共享课目训练。

此前,韩国海军“露脊峰”号登陆舰还远赴泰国参加“金色眼镜蛇”多国联演,作为演习进攻方参加了运输登陆和山地丛林作战等课目训练。该舰还作

为盟军临时指挥所搭载平台,实施了联合指控和通信等方面的演练。远航期间,该舰出访了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港口。此外,韩国C-130和T-50等机型还飞赴菲律宾实施空中表演,借势掀起一波“舰机外交潮”。同期,韩军高层到访荷兰、波兰等国,围绕防务技术、装备建设进行交流磋商。

除“走出去”外,韩军还吸引北约国家来“家门口”舞枪弄棒。结束“自由盾牌”联合军演的澳英等国舰船,并未驶离韩国军港。韩英两国海军决定在济州岛附近开展联合巡航,并视情扩大至日本海海域。韩澳也计划开展联合反水雷、反渗透训练。3月下旬,韩陆军第9师和地面作战司令部特殊机动支援旅等单位与驻韩美军第2师,进行了为期2周的城市地区联合作战训练。

在强化防务合作的同时,韩国自身军备建设也不断提速。韩国海军两大舰队在东西海岸同步组织舰队级演训活动。韩国空军和海军潜艇部队连续组织多次发射试验,涉及“玄武-2B”“玄武-3”型弹道导弹、L-SAM防空拦截导弹以及水下攻击武器。韩国宣布,以第二颗军事侦察卫星发射为标志,韩国将大踏步迈入航天时代,2025年前,完成5颗军事侦察卫星的布局,累计升空50余颗小微型卫星。韩国国防部也于近期签署订单,计划量产首批20架KF-21战斗机,2025年前再追加20架。

在地区安全局势趋于复杂形势下,韩国密集展开军事活动,是出于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的考量。经济方面,尹锡悦上台执政后,着力将军工业打造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试图通过军事侦察卫星的研建和发射,KF-21、L-SAM等先进武器的采购和试验,带动技术进步、资金流动和工作岗位增加。同时,韩国加强武器装备建设,也受到了西方“战争经济”模式的影响。

政治领域,最新民调显示,尹锡悦支持率不断下滑,其施政好评率仅为34%,差评率高达58%。特别是随着国会议员选举的临近,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约为36%,低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的51%。为扭转颓势,尹锡悦再次打出军备牌,期望通过展示军备领域建设成果拉抬民意。

韩国不断与北约国家进行防务“捆绑”,则是期望在地缘格局重塑过程中谋取一席之地。韩国公开欢迎美国盟友加大在韩兵力存在,意图提升自身在美国“朋友圈”中的地位,充当西方在亚太地区的代理人。

阿根廷或采购二手F-16战机

■贾云辉 李亭

3月26日,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访问阿根廷,与阿根廷国防部长佩特里里签署一份出售F-16战斗机的意向书。波尔森称,他很高兴阿根廷成为F-16战斗机的使用国之一。丹麦正在进行战斗机更新换代,将用F-35战斗机取代F-16战斗机。这笔交易的成本尚未披露,最终合同将于4月底签署。

丹麦即将出售给阿根廷的F-16战斗机技术标准为F-16A/B Block10和Block15,在丹麦空军服役期间接受过中期升级,除未配备更先进的雷达,技术标准与F-16C/D Block50/52基本相似。这批F-16战斗机将替代阿根廷空军装备的32架A-4AR攻击机和4架OA-4AR教练机。

阿根廷空军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收这批A-4AR攻击机和OA-4AR教练机。其拥有与F-16战斗机早期型号相同的AN/APG-66雷达,可挂载发射AIM-9M“响尾蛇”空空导弹。2015年,阿根廷退役最后一架法制“幻影”5AP战斗机后,A-4AR攻击机成为阿根廷空军主力,担负防空战斗机任务。然而,A-4AR攻击机虽然能够发射空空导

弹,但毕竟是一型攻击机,空战能力有限。同时,随着A-4AR攻击机的老化,维护也是一大问题。

长期以来,阿根廷都在寻求获得新型战斗机,但一直受到资金制约和来自英国的压力。在资金方面,自进入21世纪以来,阿根廷遭遇了延宕至今的经济危机,国防预算不断减少,没有足够资金对战斗机进行更新换代,导致阿根廷防空能力大大下降。由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存在,英国也一直阻挠阿根廷获得下一代战斗机。此前,阿根廷引进韩国FA-50轻型战斗机的努力被英国阻止,原因是英国拒绝提供弹射座椅和其他5个英国制造的零部件。而英国对阿根廷获得下一代战斗机的阻挠,似乎也得到了英国的长期默许。

近期,美国对阿根廷采购战斗机的态度发生变化。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斯坦利出席了阿根廷与丹麦两国国防部长签字仪式。丹麦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向阿根廷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是在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的情况下作出的,美国政府已批准了这一交易。202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对丹麦可能向阿根廷出售F-16战

斗机“亮了绿灯”,并表示,这一交易重申了美阿之间密切的防务关系,以及美国对阿根廷空军现代化努力的支持。

据外媒报道,阿根廷政府已为该项交易拨款6.64亿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翻新机场等基础设施。阿根廷军方消息人士称,采购F-16战斗机本身将耗资3.2亿美元,阿根廷将获得一批贷款。该交易不仅包括战斗机,还有美国军工企业制造的配套武器系统和其他设备,以及丹麦制造的飞行模拟器和备件。外媒报道称,美国有可能向阿根廷出售AIM-120中程空空导弹。丹麦武器装备采购和后勤单位将负责F-16战斗机的移交,阿根廷军队后勤部门负责监督整个过程。

分析人士认为,阿根廷此项交易将面临很多现实阻碍。近期,阿根廷通货膨胀率创新高,在这一背景下,阿根廷F-16战斗机采购项目也存在被取消的可能。如果阿根廷政府继续推动这一交易,将挤占其他领域资金,可能引发民众不满。因此,阿根廷采购F-16战斗机的交易能否落地,仍需进一步观察。

上图:丹麦空军F-16战斗机。



3月14日,参加“自由盾牌”联合军演的韩国陆军正在进行渡河训练。